



07763

匏瓜錄卷之六

瀨北芮長恤蒿子氏述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

朱子解時習爲時時習其意渾融而醒露後引程子及謝氏之說以廣其義他日又從而斷之曰如伊川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是則明知其偏而復兼取之夫亦二說相須之意乎但伊川之偏偏於思釋而謝子坐時習立時習云云又似將時字說呆了非惟偏於行而已此集註第一篇諸說分列學者細心尋認亦可見說書之難而從違之未易定矣

匏瓜

卷之六

一

懷永堂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篇首云云篇終則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記者先後固如此若論學者工夫須自知命做起能知命乃能爲君子能知命乃能人不知而不愠世之有意於人知而不能無悶者皆由不知命不能安命故耳此中細細理會利名關生死關俱從此透過非謂中人以下乃言命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人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程子此言只要發明仁是性孝弟是用恐人誤認孝弟是仁之本故如此說然終不免意圓語滯之病後來遂爲慈湖所持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嘗問門人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卻爲甚不鮮義不鮮禮而但鮮仁愚謂此等開示近在目前未聞當時有承此問下一轉語者後學若求識得所以專言鮮仁之故則存仁之方亦庶乎有省矣

三省

邢恕云一日三點檢程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由今觀之三點檢與三省何以異三者之外會子亦不知勾當何事邢恕做之不知如何便錯此處須一識別。人苟知爲己之學未有不致嚴於自治者惟是物我交關之際功在隔體而寬假之意或從而間之故會子日省必以是三者爲切身之責而加察焉蓋無所不用其誠也。傳習卽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之意

道千乘之國

張橫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削數而已爾。陳平不對錢穀與決獄而謬爲大言以欺其君無恥甚矣而後之論者猶或以平爲識大體若然則夫子所謂節用愛人豈非大體所在乎不問錢穀安知節用不問決獄安知愛人此之不知而猶曰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其誰信之伊川先生論宋之賢相必以李文靖爲首及考文靖之在位也以勤勞警戒爲務以宜謐無事爲憂又日取四方

匏瓜錄

卷之六

二

懷永堂

水旱盜賊細事奏之卽同列猶有不識其意者至其告人則曰某爲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何其誠實謙謹欲然不自滿足耶嗚呼此其所以爲賢相而與陳平異歟

學文

六藝之說周禮有明文至漢儒遂以六經爲六藝遷固向歆皆如此後之學者致察者亦寡矣然則六經之微言與射御書數之技無以辨乎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曰游於藝觀其立言用意淺深難易迥別豈有經藝混而爲一之理朱子釋游藝則仍周禮之舊釋學文則兼詩書六藝而言極確當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

匏瓜錄

卷之六

三

懷永堂

或曰夫子論學自氣質說起而主忠信反次之將毋失內外本末之序而長色莊之風乎曰不然人之氣質或稟於有生或遷於習俗輕佻厚重各有分途但厚重之資與道近輕佻之資與道遠必知其病之在是而有以矯其偏然後可與入道詩所謂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是也不然執輕佻浮薄之人而驟語之以忠信譬猶以衣冠加犬豕不爲其所踐污決裂者幾希○明道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儂皎厲兮去道遠而意亦本此

父在觀其志節

文集中又有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一說愚按如此看則一節文意頗覺澹洽能繼志能述事又能三年無改

於其道豈不爲孝今如註解則上二句兼善惡說尙未曉析尙未歸一末句可謂孝矣如何便總接得上風賦與故禮之用和爲貴

此章專論禮而原天則之本然究流弊所自始蓋有憂世之心焉正註明切雅當得有子立言本意程子范氏之說殊覺泛緩添樂字對講牽合支離不關正旨又與朱說全無照會不識集註何爲爲存此然朱子語類所記亦有與此相近者如云和是禮中之樂若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士二又是樂中之禮愚謂禮中之樂如射禮天子歌騶虞諸侯歌貍首大夫歌采芣采蘋之類又如賓禮天子享元侯奏三夏報功宴樂歌彤弓朝會及兩君相見則歌文王之類方是但此等匏瓜錄

卷之六

四 懷永堂

都就制度等威上說和爲貴是就行禮者說非樂也若便認這和字是樂則知和而和如何講得去子貢貨殖論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子貢貨殖先貧後富但現前道理未嘗一件放過看他當貧時則就處貧上做工夫當富時則就處富上做工夫能無諂然後知貧而樂之爲勝能無驕然後知富而好禮之爲勝腳踏實地故高下淺深俱見彼行不著習不察者惡足以知此詩三百

思無邪一言夫子謂可以蔽全詩而范氏遂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此意蓋原於明道明道嘗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

皆由不正不敬也然則此兩言者豈止爲學詩學禮者訓哉
先生

服勞奉養此弟子之職以事先生長者謂之盡職可耳事父
母則不然如以此事父母而謂之爲孝則是視父母無以異
於先生長者矣以先生長者待父母此豈孝子之心哉此意
明白易曉說者俱未了然○作僞不得率真不得卽此思難
難亦可見

不違如愚

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
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夫孔門所謂文學游夏之徒是也
非有元凱之癖相如之俳也而夫子猶莫之與其所與者如
匏瓜錄

卷之六

五 懷永堂

愚不惰之回耳然則孔子之門其輸顏子者多矣况元凱與
相如哉元凱固未足議相如則尤陋者彼其伎倆何如乃可
與孔門論羸輸也

視其所以三句

大戴禮所載文王觀人篇如六微之類其法可謂密矣天下
之人亦幾於無所遁其情矣然其瑣細苛察有類申韓無論
聖人知人之哲不如是抑何其不以忠厚長者待天下而視
天下之人皆如鬼蜮之難測識也詳夫子三言何等簡易何
等正大○論夷齊之讓國而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舜
之棄天下而必曰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皆所謂察其所安
也

溫故知新

晦菴語學者曰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記不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朱子之言博聞強識者當深念也

比而不周

唐時武三思嘗言我也不識天下人怎麼叫做好人怎麼叫做沒好人但是與我相好的便是好人與我不相好的便是沒好人此雖奸邪一時播弄威福之言然最形容得比字出攻乎異端節

夫子之時未有申韓未有楊墨又未有老佛不知指何等爲

匏瓜錄

卷之六

六

懷永堂

異端或者逆知後世必有厭常喜新素隱行怪之徒倡爲異說以惑世誣民而言此以垂戒乎今孔子之教具在明悖之者固不足誅至有入室操戈而陰畔之者敢爲高論喜爲淫辭用六經之書而濟其恣橫所謂以夫子之道而反害夫子啟其端者不過一兩人而受其毒者不可勝計矣

舉直錯諸往則民服

宋仁宗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制下之日朝野相慶帝遣小黃門規知之因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而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程子曰舉錯得宜則人心服此其一驗也知人情之如此則知舉錯愈不可以不慎矣

書云孝乎節

昭公失國居於外者八年卒死乾侯越明年六月始得歸葬季孫意如廢公衍公爲而立公子宋是爲定公公德意如之立己而不討逐君之罪方且葬昭公於墓道之南而又立煬宮以自神其事意如爲之定公聽之魯之人未有非之者也且定公之於昭公其分則君臣其親則兄弟也公於意如則君父之仇又兄弟之仇也有君不事周有常刑今也貪得國而忘大倫賞私勞而廢公義何以爲政且前此叔孫不敢從政之請子家子猶能逃之況孔子乎因或人之問而引君陳以告之曰書云孝乎又曰友於兄弟蓋亦微示諷切之意以曉魯人非泛然而已也曰然則夫子爲中都宰爲大司寇終

匏瓜錄

卷之六

七

懷永堂

事定公何也曰斯時也定公卽位將十年矣意如之死又五年矣陽貨出奔季斯悔禍於此之時不出而圖吾君是終於懟定公而終無與人爲善之心也故曰可以止而止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富鄭公自汝州歸洛居第與康節相邇富常患氣痞康節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富笑曰此事未易言也富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故康節因而諷之然鄭公深矣其赴義亦勇矣而康節猶嫌其畏慎此眞愛人以德者

八佾

則勝者先升既飲則不勝者先降耳飲字亦不連下字下是射畢揖降飲則升堂而飲先是釋獲之後弟子奉豐升設於堂上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奠於豐上飲者卒解奠於豐下興揖而遂降也若大夫與士爲耦而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而大夫不升若大夫不勝則不執弓特升飲而耦不升此爲少異

魯禘

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平王使史角往魯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劉氏通鑑外紀羅氏路史皆以爲然惟禮記明堂位則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又曰周公

匏瓜錄

卷之六

九

懷永堂

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程子信其說但譏成王之賜與伯禽之受爲非禮而不辨成王伯禽之無其事論語集註因程說也夫周公制作之隆防微杜漸別嫌疑之意成王伯禽蓋皆親見而深悉之者豈有公沒未幾相與自壞成憲此卽中材守府之主尙不肯爲而況賢如成王如伯禽乎周轍既東王靈不振惠公之請蓋乘王室之弱而肆要君之情既不得命遂留王使悖慢無禮僭竊之事必自是始矣明堂位一篇夸而近誣不可爲典要祭統之言自露疑殆旣曰成王又曰康王明乎本無的據而爲是想像億度之詞此皆魯之末季陋儒鄙生爲之不然則漢人傳聞之誤也○晉文公定襄王於邲王勞之以

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王章也余一人不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文公不敢請受地而還夫襄王孱王也東遷又依於晉文公強伯也又新有功於周請隧之舉其事又細於郊禘似可委曲以相徇者乃襄王寧子晉以地而不肯從其請政以西周未嘗有此家法故也使成王賜魯以郊禘是襄王之不若矣使伯禽私用郊禘於魯則其不知禮亦與晉文等矣或者惠公之請弗得因而肆行無忌於是藉口成王之賜故託荒遠無稽之談以自文其僭竊傳襲既久後人莫考所由遂真以爲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而稱道之此則情事之未可知者耳

射不主皮

匏瓜錄

卷之六

十

懷永堂

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氏註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而卿大夫相與射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鄭解主皮二字與貫革之說異又與爲力不同科不切故註引樂記云云

事君盡禮

元祐中蘇頌爲相時宣仁攝政久哲宗有所不堪又帝方幼冲大臣奏事但取決宣仁惟頌奏事必親面上必再稟上或有諭必肅對故元祐諸臣旣受禍上獨以頌盡禮原之夫人臣事君之禮性也分也盡之云者非欲求福况祈免禍哉孰

則勝者先升既飲則不勝者先降耳飲字亦不連下字下是射畢揖降飲則升堂而飲先是釋獲之後弟子奉豐升設於堂上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奠於豐上飲者卒觶奠於豐下興揖而遂降也若大夫與士爲耦而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而大夫不升若大夫不勝則不執弓特升飲而耦不升此爲少異

魯禘

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平王使史角往魯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劉氏通鑑外紀羅氏路史皆以爲然惟禮記明堂位則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又曰周公

匏瓜錄

卷之六

九

懷永堂

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氏註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而卿大夫相與射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鄭解主皮二字與貫革之說異又與爲力不同科不切故註引樂記云云

事君盡禮

元祐中蘇頌爲相時宣仁攝政久哲宗有所不堪又帝方幼冲大臣奏事但取決宣仁惟頌奏事必親面上必再稟上或有諭必肅對故元祐諸臣既受禍上獨以頌盡禮原之夫人臣事君之禮性也分也盡之云者非欲求福況所免禍哉孰

知倚伏之機正有無意而適相值如紹聖時者設使當時呂
范諸大臣皆能盡禮如頌則哲宗忿懟之心或不至已甚而
衣冠之禍亦或可以少殺矣夫聖人之言萬世之律令事明
君事暗君事長君事幼君仕於治朝仕於亂朝敬謹無貳可
也

管仲之器小哉章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泊方好不要有富貴相旨
哉斯言以此尙論古人鮮有能出脫得者如管仲者所稱天
下才猷爲事功春秋卿佐殆難其比相齊之後亦無他顯過
但富貴相三字未除鏤筮朱紘山節藻梲三歸具官塞門反
坫皆所謂富貴相也要之此特其外證而器小兩字乃其病
根當時君子亦有嫌其濫譏其僭未有知其器之小者夫子
言之宜或人之不喻也

反坫

坫在兩楹之間以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故也坫近尊而設
故明堂位云反坫出尊禮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
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
洗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亦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
階上拜賓答拜註但云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文不及詳
耳若卿大夫之禮獻酬飲畢則奠爵於堂下之篚卽君與臣
燕宰夫亦奠觚於篚無用坫者惟兩君之好有之蓋所以優
尊也

未盡善也

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救民之功古今之通義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故孔子贊易極稱湯武革命爲順乎天應乎人而於平日則又稱泰伯文王爲至德而謂武爲未盡善卽此意也
朱子云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張子云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朱子曰此語最好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又曰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

好仁惡不仁

匏瓜錄

卷之六

十一 懷永堂

橫渠先生曰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行不著習不察先生此語又於好惡兩字分別出精神蓋有之矣節

承上文似放鬆一句卻又轉緊一句夫用力於仁而力不足者天下之所必無設或有之我亦當見之我旣未見則本無其人可知而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亦可知矣但聖人之言從容蘊藉不肯直致說盡地步寬而目理密言外令人猛省若歸咎氣質而曰容或有此但我偶未之見耳著一偶字則我未之見也便成呆句而通章丁宜反覆之意都索然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

豫章羅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

一生矣朱子又云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分明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此皆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

張思叔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後因周恭叔受業伊川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憬然有自得處卒爲程門高弟本朝羅念菴嘗問王龍谿如何是真爲性命王答曰拚得性命是真爲性命由是觀之古今志道之士懇切如是死生窮達不以累其心況其小小者乎食麤衣惡於我何損而乃以此爲恥多見其外重而內輕嗜慾深而天機淺也

瓠瓜錄

卷之六

十三 懷永堂

懷惠

朱子云懷惠謂貪利然夫子不曰懷利而曰懷惠則惠與利似微有辨蓋天下自有一種小人外無貪利之迹而情狀卑鄙遇事卽思有獲逢人便欲有求甘以其身爲溝壑而覬覦仰望之私戀戀不足雖其所爲總不外貪利之事而其立心用意又自有不同者愚意此惠字疑與惠澤恩惠之惠同

義利

南軒先生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也有所爲而爲之皆利也非義也義利之解此爲第一他人雖千百言不能易此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人子於父母之年豈有不知者徒曰知之而不爲喜又不爲懼其與不知何以異註以知爲記憶所以深教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也往而不可復者親也過而不能待者年也父母在而子不知年及既知年而父母又不在矣未抒愛日之誠莫解終天之恨此臯魚之所以慟絕於風樹也

古者言之不出

邵康節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尙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言也尙行則篤實之風行尙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又曰三王尙行者也五伯尙言者也尙行者必入於義尙言者必入於利也夫人心之邪正世道之污隆而皆於言之先後而分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夫子所以思古也

匏瓜錄

卷之六

十四

懷永堂

德不孤

明道先生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則合人道廢今尙不廢者猶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夫明道之生宋方全盛父大中師濂溪弟正叔友子厚堯夫而教楊謝游呂盍簪之慶此其時矣而猶有孤立誰告之歎使生當亂世獨學無侶惇惇四顧自同寒蟬其爲感愴又當何如耶德不孤必有鄰夫亦以理俟之而已

朋友數斯疏矣

程子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會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

怒便是極好處伊川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遇
呂晦叔則不得不少遇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夫二程之與
司馬呂范皆深交然猶或盡言或不盡言其善於全交如此
所以與數子終身無間也

公冶長一章

勉齋黃氏曰觀書者最怕氣不平如公冶長章謝上蔡則謂
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
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
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
此觀書之大法

南容

匏瓜錄

卷之六

五

懷永堂

朱子以南容與南宮敬叔爲一人愚竊疑之禮檀弓篇記南
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譏之曰若是乎其貧也喪不如
速貧之爲愈也至論南容則曰君子哉若人尙得哉若人又
曰邦有道不廢第卽邦有道不廢一語觀之則知載寶而朝
之事決非南容之所肯爲則敬叔與南容殆兩人也
賜也何如

子貢因夫子以君子許子賤故有何如之問此乃都昌縣學
諸生請問之語朱子旣答以不然矣不知他日集註中何爲
復存此說

乘桴浮於海

集註引程子經說以乘桴浮海從我其由皆爲假設之言而

譏子路之不能度義語類又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千百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朱子此論又從言外看出一意徑似論說實事矣
吾未見剛者

乾德以剛爲主人未有不剛而能任道者夫子言吾未見剛明其難也而世之論者每每襲黃老之緒餘曰柔能勝剛曰太剛則折又曰齒剛則缺舌柔則存若是乎剛之不如柔也然吾嘗思之試使人之有齒亦復如舌之柔則雖有齒之名無齒之用而飲食之職亦幾廢其過半矣此言雖近於戲而實有至理

匏瓜錄

卷之六

六

懷永堂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

程子嘗曰吾人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如說自己事身有之者也造道之言知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焉者也愚嘗以此考子貢所問兩節而思其先後焉我不欲云云造道之言也子曰非爾所及蓋不欲以子貢之所未至而輕以其言許之也他日問一言終身行而告之以其怨云云蓋知不責之有得而以其所能及者告之也此先後之別也不然子貢之言與夫子告子貢者何以異而乃以無勿兩字強分仁怨哉○程子他處又言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兩句正中庸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則又將無勿二字做

一樣看

子產節外註

吳氏才老之說也果如其說似臧文仲優於子產矣考春秋內外傳載二子言語行事頗詳合而觀之功過相準短長相覆則文仲之不仁不智子產必不爲而子產所謂君子之道文仲容有不能爲者才老之言非定論也

季文子

傳稱季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以爲忠於國又以爲魯之社稷臣三思後行此必魯人傳相稱道之詞以明其謹慎精詳之美者然備考其生平行事皆如茫不經思而冒昧爲之者再斯可矣此夫子之微詞蓋病其不及於思非惜其過於思也若曰使其再思焉則其謀國當不至若彼之疏矣况三思乎後人不察反以三思爲文子之實事而以再斯可爲不必三思是兩失之矣審如是無論作聖之功爲虛語卽周公所謂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者不幾於起私意而致惑哉。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此當時使臣之常事考聘禮可見亦不足爲三思後行之證

甯武子

辦天下事者存乎智用經用權處常處變皆是物也若乃當無道之世則又不專恃此蓋利害之心太明則趨避之私遂起所謂無愚做不出智也愚於身而後智於君愚於家而後智於國險阻在前而不見死亡在後而不知彼愚人之心也哉保身濟事俱所不計但以職分當如是故冒昧爲之耳漢

瓠瓜錄

卷之六

七

懷永堂

諸葛忠武侯有言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嗚呼此真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乎

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不知夫子從何處見得疑有實事非空言也孟子嘗云伯夷隘詳味不念云云似隘又不足以盡伯夷矣。伊川先生持身嚴峻不輕與人世亦望而畏之康節先生臨終告之曰面前路徑須令放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他人行耶世之怨伊川者固多出於私意然何以不能如夷齊之無累也豈世道人心之不如古若歟

微生高

郭林宗寓宿於茅容且日容殺雞奉母皮置其半而自以草

瓠瓜錄

卷之六

五

懷永堂

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賢之此事與微生高正相反皆事之不近人情者而後猶沿以爲美談過矣

內自訟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程子此言又爲能自訟者勸進一格蓋改過之勇洗心之密俱可於此而想見矣

有顏回者好學

王龍谿嘗言不遷怒不貳過此六箇字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依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愚謂果如王說則夫子止言不遷不貳足矣

怒過兩字如何下落此蓋龍谿求深之過也○胡敬齋又云二十年治一怒字其難又如彼非躬行實踐甘苦自知何以言此

三月不違仁節

程子曰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愚謂此是程子自道意中事若爲學者言則不然學者初未識仁不惟不知三月不違意味亦不知日月至焉意味雖潛心玩索正恐枉費工夫回也不改其樂

張無垢天性耿介持身清整好學孜孜老而不倦於富貴利

匏瓜錄

卷之六

五

懷永堂

達泊如也可惜一生爲大慧所誤故其言論風旨皆陽儒而陰釋論語頌其最著者尋孔顏樂處則日以樂尋樂樂便粗孔顏相見豈都虛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如有所立卓爾則曰見得分明乃謂如分明如此尙爲疏莫於見處留形迹方信心齋萬象虛若此類者甚多姑揭一二以示其概吾願讀之者慎毋喜其名通而墮其荒渺也

子夏

子夏蓋狷者流篤信聖人敦本尙實識或不足而守則有餘故夫子論學則告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論政則告之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患其不廣大不患其不謹嚴也其教門人則先本而後末論交則可者與而不可者拒生平立言

本旨大抵皆近裏者己之功而無遊心高遠之弊他書所傳
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兩者心戰故瘠戰
勝故肥云云亦未可盡信

孟之反不伐

漢神爵時西羌背畔用後將軍趙充國計破降之功既定充
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勸其人見時歸功辛許
充國不從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
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
利害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夫不矜不伐誠爲美德而
忠臣謀國計慮深遠又有不嫌於自伐者此其用與之反異
而其心則與之反同也

匏瓜錄

卷之六

三

懷永堂

誰能出不由戶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此濂溪
先生題門扉詩也分明指出道不可離之義後兩句雖用繫
辭闔戶闢戶之說而寓意親切讀者勿從門戶起見可也

人之生也直

程子嘗云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若置些私吝心便是廢
天職誠哉生理本直如是如是程子可謂言近而指遠矣○
瞻前顧後趨左避右補罅塞漏安排定揣摩成此等伎倆俱
屬不直

仁者先難而後獲

王心齋嘗與友人論易簡之道其人因問仁者先難而後獲

斯其旨何如心齋曰此是對樊遲語若對顏子便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卻何等簡易以愚觀之顏樊所造不同故夫子告之亦異然必以易簡爲主安得天下人人皆顏子乎要知先難而後獲一語卒亦何嘗不簡易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集註兩意開說與顏子博我約我兩句意同是兩項做工夫所謂知行並進也然詳味本節語脈又似一串說下歸總學文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則至於汗漫亦似兩句串說昔李漢序韓文云文者貫道之器陳才卿謂此句甚好嘗舉以問朱子子曰某看來有病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朱子此論自是極本窮源但以之論六

匏瓜錄

卷之六

三 懷永堂

經語孟之文則可其他則恐有未盡然者秦漢而下道學不明久矣辭章日富義理日微退之其傑然者謂其文之偶合於道則有之矣謂其文誠能貫道則猶未可深許也退之尙爾況他人之文乎學者但知博文而不知約之以禮則是非得失茫無準則鮮有不爲浮華之所眩惑者求其弗畔難矣。此卽後世之讀書法如此方有斷制有歸宿

信而好古

今人性分與古人同古人所能爲皆我之所當爲者也不好古則龔於前言昧於往行師心而已好而不信慕其人難其事不惟以古人爲不可幾及且將曰古之人亦未必果若是其神奇夔絕也學者希賢而不能齊賢希聖而不克由聖皆

因信不及耳信不及故行不盡將信將疑且前且卻此今人所以遠遜於古人也。元魏時游雅嘗言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信吾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游氏之言可作信字註脚

據於德

朱子問吳必大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會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的人以此做出事來不待旋安排了蓋匏瓜錄

卷之六

三

懷永堂

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德而見諸事耳

游於藝

朱子曰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因省平日得見韓魏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又明道先生寫字時甚敬先生曰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由此三子觀之乃知游藝之中自有志道據德工夫在

舉一隅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云云不獨教者當如此卽學者亦當如此昔康節先生學於李挺之每有叩講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其切於自得如此此康節之學所以反過於挺之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溫公薨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因引子於是日哭云云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聞歌則不哭或舉以問朱子朱子曰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易且如蚤作樂而暮聞緦麻親屬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愚謂朱子此論可謂最公若以平昔尊仰程子菲薄東坡之故而爲委曲遷就之說便非聖賢至公無我之心矣

匏瓜錄

卷之六

三

懷永堂

子行三軍

清之役冉求爲季氏宰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冉有用子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吳伐魯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聖人之門有文事有武備夫子行三軍固不徒一子路而已

好謀而成

西夏多事韓魏公在涇原議與鄜延協力討賊而范文正公意主守以觀其變魏公謂守則備多而勢分若大軍并力出攻則賊吳可破時尹師魯又云韓公言用兵當直勝負於度

外及好水川之敗士卒招魂慟哭震野魏公掩泣駐馬不能
前文正聞之歎曰此時難置勝負於度外矣夫韓范二公同
心同德同爲朝廷而西事之謀不同若彼以夫子之言斷之
似范公之懼猶勝於魏公之謀何也凡謀天下事者期其必
成然亦有不幸而敗者或尙可以改圖可以晚蓋惟行三軍
不然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一跌不振則君國隨之
故戰則必克謀則必成與其好謀而無成不如毋謀之爲愈
也

富而可求也

橫渠先生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
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誠哉是言也夫世之厭貧
求富者多矣告之以不當求不足禁其熱中也嘗試求之求
之有得有不得亦可自驗其操術矣若乃知其不可求猶溺
焉而不知返此其識趣與執鞭之士何以異

聞韶

伊川有言聖人不凝滯於物聞韶雖美安有直至三月而不
知肉味者乎三月字當作音字蓋誤分也或又曰三月字當
屬上讀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

陳安卿問夷齊節集註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
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朱子答之亦未了
了安卿再問又都說入利害上去了愚竊謂但言天倫則伯

匏瓜錄

卷之六

西 懷永堂

夷當立然既有父命而猶持天倫之說則是藉口天倫以逆父命而貪得國也但言父命則叔齊當立然既有天倫而猶持父命之說則是藉口父命以廢天倫而貪得國也承天倫而違父命從父命而逆天倫皆夷齊之所大不忍者故伯夷但知有父命父命重則天倫爲輕逃而去之而父命伸矣他又何知焉叔齊但知有天倫天倫重則父命又爲輕逃而去之而天倫全矣他又何知焉此之謂求仁而得仁

詩書執禮

朱子曰詩書禮皆以爲教獨不及易至於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極難理會的非他書比如古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亦不及易蓋古人先從緊要處做今人便先爲一種玄妙之說

匏瓜錄

卷之六

五

懷永堂

四教

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中人以上中人以下都少此不得孔門之教惟此四者爲定本其他因材而篤則又有不齊者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多聞則須擇多見則不言擇或疑見聞兩字有淺深虛實之不同故或言擇或不言擇而朱子答潘坦翁書則云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我欲仁斯仁至矣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註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

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先生之言如此愚竊謂若論聖賢原來語意則放退數步固非而說進數步亦非若教學者做工夫則與其放退寧爲說進此真引證說經之法也今之說經者不知如何爲說進亦不知如何爲放退憤憤而已

恭而安

橫渠先生曰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先生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痛在愚謂恭而安不必在恭處學○許順之有敬字不活之說朱子答之曰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卻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敬而活恭而安

匏瓜錄

卷之六

五 懷永堂

意頗相似而實不同一是說聖人自然底氣象一是說學者自驗底工夫

秦伯其可謂至德

至於太王實始翦商詩人之意蓋從事後逆計當年時勢謂商道於是始衰而周室於是始盛興廢之機實分於此非謂太王此時遂有翦商之志也秦伯不從是以不祀左氏之意蓋謂秦伯實太王之昭乃逃之荆蠻而不從其父是以不得嗣守先祀亦非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秦伯不從也集註將魯頌春秋傳串合一處正如兩事互足幾於架虛成實矣又曰秦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若然則是太王欲其子之從已初不問義之是非而但論利之大小苟利在得

天下則雖以孫之故而廢其子亦所不惜也又曰泰伯知之
卽與仲雍逃之荆蠻知之云者知太王之欲傳季亦知太王
之將廢伯採藥之行居者去者各不相謀去者疑於懟居者
疑於爭太王睥睨神器得不得尙未可知而父子兄弟之間
猜疑間阻所損亦已多矣且泰伯之德不踰文王季歷在位
三十餘年文王承之百年而後崩猶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
則朝諸侯有天下之事泰伯亦未必能及身爲之也且泰伯
果不忍取商則以文王之心爲心亦奚不可胡爲乎以吾心
之所不踴者委之他人也然則泰伯曷爲而適吳曰此泰伯
之意非謂太王欲翦商欲傳季而然也當伯仲適吳時或者
尙未有子卽有子亦庸材泯泯無聞者惟季實賢而又有聖
匏瓜錄

卷之六

三十一 懷永堂

子子之以國必能光大先烈而啟佑後昆爲繼世計莫善於
此亦不料其後世之遂有天下也仲雍之心與泰伯同於是
相攜長往使季歷得以安然立乎其位若必不得已而爲之
者至周有天下去泰伯三世百有餘年議者皆以爲文武之
功而知其所從來者鮮矣夫子稱之爲至德蓋亦發微闡幽
之意若曰以天下讓商無論太王之心不白於來世而文王
之聖德亦幾於反爲周家忠孝之累矣○後世吳季子諸兄
相約必致國於季彷彿泰伯仲雍之意蓋其家法然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朱子嘗曰會子父子相反會哲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
缺會子合下不會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

到那透徹處愚又謂會哲胸中無留滯灑落自如想其生平春風沂水之樂蓋無地而不在也會子則不然嚴指視勤日省任重道遠臨深履薄戰兢謹惕死而後已其父子之間胸懷意趣大致不同若此此則尤其相反者也○會子易箚愚嘗以爲疑觀召門弟子數語氣象從容神思閒定必無意外勞擾之事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李空同與何柏齋素厚空同將死命其子無請柏齋爲銘曰柏齋一生清苦吾則涉於任俠不當以人累文王漢陂與呂涇野素厚涇野既沒其子請漢陂爲銘漢陂辭曰涇野一生高古吾則放於聲色不當以文累人嗚呼人之將死其言也匏瓜錄

卷之六

三十一 懷永堂

善以空同之言驗之信矣乃若漢陂以涇野之銘反憬然追省平日之過亦庶幾有自訟之明者善人之死不待有言而又能感人之善如此獨計王李才名傾動天下其生平氣魄亦復凌跨宇宙蔑視等倫乃至鐘鳴漏盡之時前此高才廣學不知焉往但覺消沮蓄縮若有愧於柏齋與涇野也者人將死則思善然速將死而後思善則其爲善又已晚矣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拙修之計可不早知而豫戒也哉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集註舊解修身之要要字是驗字學者以下云云舊解云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詳見語類卷三十五沈侗問一條朱子平日講此節多作效驗而不以

上蔡諸公之說爲然是動正出三字不是做工夫處今集註改本又復如彼較之舊解反覺無合煞朱子又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君子之所以貴乎道者此也此解於斯字語氣甚合不知本註中何以不載學者詳考諸說自擇定論以歸於一可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又曰西銘言弘之道以愚觀之謂西銘言仁之體信矣謂其言弘之道則似猶有未盡者存吾順事沒吾盍也此與死而後已之意何以異張子豈專言弘而缺於毅哉○謝匏瓜錄

卷之六

五 懷永堂

上蔡會與人手柬有云大事未辦李延平曰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觀延平此言則所見較穩實

興於詩三句
伊川先生曰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其力處

使驕且吝

潘恭叔問曰驕吝二字平時作兩種看不分輕重程子氣盈氣歉之說亦然今集註復有枝葉本根之論此說甚精但與程子不同蓋先生將吝字看得重直是說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處故凡形於外者無非己私之發此驕之所由有如此則工夫全在吝上朱子答之曰此義亦因見有人如此之弊

故微發之要是兩種病痛彼此相助但細看得各字是陰病裏證尤可畏耳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並提學守兩字此晁氏之誤蓋學字實守字虛守字對學字不過朱子又分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爲四層其答石子重問目離合錯綜交互相發雖甚詳明亦嫌煩碎集註卽其略也竊疑此兩句惟學字與道字是實地字餘俱用字也蓋篤信是好學中工夫守死是善道中力量篤信好學是守死善道的本領守死善道是篤信好學的效驗不入不居則見則隱此正說能善其道者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此是說不能善其道者觀其應世之道何如而所學可見矣○爲好學兩

匏瓜錄

卷之六

三十一

懷永堂

字說不徹故又著篤信字善道兩字說不盡故又著守死字世固有知好學而未能篤信者其所謂好亦陽浮慕之耳疑信相半若存若亡欲以明體適用難矣世亦有知善道而不能守死以善其道者其所謂善亦不過爲佞之類耳外託達權通變之名而陰以濟其希世苟容之計吾見其進退之失據也必也好學敏求之內有靜深篤摯之思圓融變化之中有確乎不拔之宰以語龍德其庶幾耳○篤信不連好學說守死不連善道說覺得上一截都無著落不知所信何物所守何物憑空說箇篤信猶是學問上公共話頭無端說箇守死豈是聖賢中安貞作用○味則亦徒死而已一語集註竟以守死爲死生之死矣

禹吾無間然矣

舜之稱禹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仲虺之稱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夫子之贊禹亦不過飲食衣服宮室之間無他甚高難行之事也或以爲細行或以爲常道而孰知聖人之絕德卽在此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世有儉約寡營之主亦能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致孝鬼神致美黻冕盡力溝洫之事又闕焉亦有英敏有爲之主能孝鬼神美黻冕盡力溝洫矣而又不能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也以此思之禹之無間豈不可見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伊川有云意必固我既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絕瓜錄 卷之六 三十一 懷永堂

也此是伊川靠實語然謂之既無之後此其地位已高所當有事者恐非學者所易領取但恨伊川不可復作無由請問未能絕四以前學者當何所從事何所用心耳○康節先生曰易地而處則無我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凡人自視若無所不知至於教人之際反多厭倦一旦遇淵博穎悟之士能以智辨勝我我既以師資自負猶將誇矜見所長若乃樸陋之夫則亦姑且應之姑且塞責而已聖人則不然聖人自視若一無所知至於教人必盡誠爲之無論成德達材之徒指示無隱卽空空之鄙夫不敢忽也必將究其發問之意然後爲之斷其是非疑似而歸於一途雖傾困倒

廩所不惜也嗟乎豈非天地父母之度歟

鳳鳥不至

程子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因見賣兔者曰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程子此言失之太易要之宇宙至理會當發洩則天道人心志氣交動天開人人奉天自有非偶然者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八卦非伏羲不能畫伏羲不見河圖亦未必遂畫八卦至於奇偶既分爻象已定之後任舉天地間一物皆可明易而何疑於一兔但伏羲未畫以前象數茫然遽謂卽兔可以作八卦則是鳳鳥與烏鵲無異龍馬與犬羊無異不至不出吾已矣夫子何爲而發茲歎也

匏瓜錄

卷之六

三

懷永堂

顏淵

顏子之學深造不已甘苦自知喟然發嘆正有難爲舉似者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如有卓爾欲從末由前後擬託惟恍惟惚若卽若離此異教之所睥睨也所以不敢顯然攀附者惟是博文約禮兩言日星河岳磨撼不動故耳不然其流弊將有不可知者矣朱子常言學者好高則入於禪又曰功力到深處未有不入於禪者信哉。宋孝宗召寶印和尚入對語之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語言文字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寶印對曰非惟後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孔門顏子號爲具體竭盡才力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夫顏子所以見夫子之道識夫子之

心者正在中一節今乃捨其實際掇取虛辭而謂顏子云云此則禪宗播弄精魂之舊習惡足與語顏子也

如有所立卓爾

顏苦孔之卓子雲此言非也顏子做工夫到欲罷不能田地幾於悅且樂矣何處更著苦字求其近似意在仰鑽瞻忽時乎○程伊川先生與方元案手帖有云冀足下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此言亦可證苦卓之非

川上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

張繹曰此便是無窮程子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

匏瓜錄

卷之六

三

懷永堂

便了得他本註程子語天德與王道而歸其要於慎獨此意是引之使近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又若推之使遠

為山

不自滿假舜以之稱禹志自滿仲虺以之戒湯為山九勿功

虧一簣召公以之戒武王古之聖君賢相日新又新勉勉不

已誥戒如此況學者乎

後生可畏

謝過之姊謂其弟曰女何以都不復進謂是塵務經心或者天分有限此雖婦人語但學者聞之正當有警省處大抵後生所以不長進多坐此二病壯盛之時因循不振若有所待未幾而四十未幾而五十矣然天分有限而秉彝則同惟是

塵務經心最難擺脫重則沈溺輕則流連雖有向善之心多爲其所拽退年往氣衰反有不如後生時者何足畏之有匹夫不可奪志也

陸象山曰人心要立志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者也是怪他不得良心善性都被聲色貨利蒙蔽了更解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愚謂有智識乃有志願此言不爲無見但恐陸氏所謂智識又從蔥嶺帶來耳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祝君子者詩人之私願自夫子拈出便覺人世間廣大利益之途無踰於此循之可以致太平反之足以亂天下太平無事之福世莫知其所以然若夫亂天下之禍其構釁未有不瓠瓜錄

卷之六

三函 懷永堂

由此者昔秦始皇東遊項羽見之則曰彼可取而代之劉季見之則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取而代之即伎心也當如此即求心也楚漢爭戰實原於此事端構會慘毒立見劉項其最著者耳學者考鏡古今推本治亂知微知彰知倚知伏固知此論非好爲拓大也○出門俱有礙誰謂天地寬作此詩者如未曾讀論語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集註引楊氏之說曰信道篤然後可與立陳安卿嘗疑之謂篤信是好學以前事今此於適道之後卻言篤信何也朱子答之曰信道篤三字誠有未盡善者今置楊說於圈外而釋可與立則以程子固執不變之說爲主此必後來修改定本

亦可見朱子之精於察理而樂於從善矣

享禮

按聘禮聘國君以圭享以束帛加璧聘夫人以璋享以玄纁加琮聘事既畢使者將歸國君使卿還圭璋儀禮所記最詳未聞有用圭以享者註中用圭璧圭字疑誤

不得其醬不食

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一醬耳而斤斤慎其用如此古人調劑自有深意初非迂緩而多事也不得不食豈惟惡其失調哉蓋不以口腹之故急於飲食而苟且姑聽之也

沽酒市脯不食

匏瓜錄

卷之六

五

懷永堂

王莽時羲和魯康請法古令官作酒酒者天之美祿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使人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也今鹽鐵泉布五均賒貸幹在縣官惟酒酤未耳鄙哉康也其意不過迎媚賊莽以偷取一時富貴之利遂不惜變亂經義以無爲有誣上行私不愧於心不畏於人小人之情態無所忌憚如此此正所謂侮聖人之言者蓋皆有所爲而爲之不然則是非之本心固不可盡昧也王安石之釋鳧鷖蔡京之引周禮亦如此比

讎

禮歲三儺季春之月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此邦國之所同也仲秋之月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此惟天子得爲之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自天子下及庶人故曰大鄉人之儺蓋此時也昔子貢觀於蜡猶曰通國之人若狂況儺乎眾人視之若戲而忘其爲禮夫子見其爲禮而不見其爲戲先王輔相調燮之心雖事之近於戲者而亦無乎不寓焉夫子蓋有以默識之朝服而立阼階非徒以示誠敬存室神而已

色斯舉矣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夫子之言無心之感也子路共之則未免有意而徵於色矣三嗅而作蓋言鳥之見幾如此正與色匏瓜錄

卷之六

三 懷永堂

斯舉矣相應共字如眾星共之共猶向也嗅字當依石經作夏謂雉鳴也三嗅而作且鳴而且飛也邢註最可笑以共字爲拱執亦似孟浪

先進於禮樂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用振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宜儉宜固之意也不必泥從周之說程子此解較孔子述時人之言似更直截

從我於陳蔡者

觀孔門弟子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

於死有不足道者然後知學之不可以已矣楊龜山先生云季氏富於周公

俾侯于東魯固周公之魯也昭定之間幾爲季氏之魯矣著季氏之富而但曰富於魯君則是魯君與季氏猶可以貧富相較量也不惟失魯君之實亦失季氏之實矣季氏有魯則魯君無魯魯君無魯則凡周公之所有者皆季氏之所有也記者曰富於周公所以斷季氏專魯之罪而著其實也其富如是附益不可以已乎季氏既爲國之盜臣冉求又爲國之蝨賊季氏既自絕於周公冉求復自絕於孔子鳴鼓之攻攻冉求也亦所以攻季氏也

柴也愚

匏瓜錄

卷之六

三

懷永堂

聖門以子羔爲愚觀其避衛軌之難安詳暇豫雖智者有所不逮意其得之深造之後耶

參也魯

金仁山曰孔門自顏子之外曾子卒傳聖人之道而顏子之沒已有喪予之歎其後答君大夫之問獨稱顏子爲好學然則曾子非耶蓋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當孔子對哀公時方年二十二耳逮夫子沒時曾子方年二十有七則一貫之傳其夙悟不減於顏子暮年工夫殆或過之後之學者不考其時因未聞好學之說而遂不知曾子之學孟子稱頌其詩讀其書而必論其世蓋又欲考論其時以知言之先後也

回也其庶乎屢空

夫子贊顏淵先言近道而後言安貧所重在近道不在安貧也安貧自是學者分內事何足爲異若不能安貧更說甚學吳康齋每每以此爲言若自矜其能安貧者此其所以來東海之譏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從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
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少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
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
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
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
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遂止是歲亦登第謝
龜瓜錄

卷之六

民懷永堂

子此一節與後來知命一節正好參看此必初受業二程時
事彼則久久有得之說也

子畏於匡

孔子曰匡人其如予何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子以天自
信無貳無虞若顏子旣已相失則夫子之存亡皆不可測何
以亦能逆知子在也蓋夫子信天顏子亦以天信夫子一師
一弟死生所係匪小小也○顏子一言何等矜重在他人之
知義者不過曰敢不一死以報夫子而已乃曰回何敢死死
且不敢此時多少斟酌所謂生重於死豈肯輕於一決哉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嘗觀聖門高弟如子路冉求仕於季氏仕於衛輒或聚斂而

附益或同謀伐顓臾或死孔悝之難在夫子雖有鳴鼓之攻
出柙毀櫝之責不得其死之憂卒未見禁之使不仕季氏不
事衛輒也竊疑夫子之於二子出處進退泛泛然不相謀若此
及觀子路之使子羔爲費宰而夫子惡之乃知夫子於二子
固嘗禁之禁之而未能得故姑聽之也夫由求政事之才聖
門所推許二子亦以此自負必不肯默默以不試終也然一
己爲之足矣而復使他人爲之使人爲之則賊夫人己自爲
之則賊夫己猶冒進而不知止夫子所以目之爲具臣也非
所事而事非所爲而爲非所死而死孰謂夫子之徒而宜有
是哉

會點

匏瓜錄

卷之六

五

懷永堂

五柳先生自言好讀書不求甚解然其時運詩有云延目中
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輝但恨
殊世邈不可追吾嘗反覆曾子之言與陶公之詩服春服挈
童冠或浴或風或詠忽而沂忽而舞雩忽而歸不知從何處
看出一靜字然則先生之解書與世俗文人之解固有相懸
絕者猶曰不求甚解何也

吾與點也

知爾之問爲三子非爲點也以其同在坐故兼問焉點自以
爲異夫子亦知其異故復爲之開其意曰何傷乎亦各言其
志也詳玩此句則與點根由淺深高下具見於此記者又備
載喟然歎曰四字於與點之上則知夫子之意非徒與之而

亦有所感矣。○狂者胸懷光明灑落如翱翔千仞之上下視塵寰夷然不屑雖尋常日用之事眾與共之而其游心寓意又自有他人所不能同者夫子與點正與其句句皆本分語而後賢求深反多過量程子以是爲堯舜氣象朱子因之亦有堯舜事業乃所優爲之說後雖改去然註中實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云云亦似非會哲所能到惟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此三句親切有味是則論會哲者所當服膺也

視聽言動

程子云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眼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洪範五事分列貌言視聽而終之以

匏瓜錄

卷之六

四十一

懷永堂

思論語四目不言思而但舉視聽言動豈夫子之言固與洪範異乎非也能視者視能聽者聽能言者言能動者動乃於視聽言動之中辨其孰爲禮孰爲非禮此必有宰乎其中者而非能視能聽能言能動者之所能爲也視者視矣聽者聽矣言者言矣動者動矣乃於視聽言動非禮之際而禁其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此必有制乎其外者而非能視聽而不視聽能言動而不言動者之所能爲也視聽言動可見而思不可見思雖不可見而已行乎可見之中矣然則夫子雖不言思而思固未嘗不在也

君子不憂不懼

漢人有言寄愁天上埋憂地下雖非莊語然與晁氏所謂有

憂懼而強排遣之說頗同但嫌心源未淨搆鬪無窮寄一愁復生一愁埋一憂復生一憂方寸如逆旅憂愁如過客往來雜遝秦宇固未有期也君子則不然君子治心不治憂懼而治憂懼之所從來內省不疚則俯仰無愧衾影相忘無愁可寄無憂可埋泰然與天清地寧同其優游伴負而已

足食足兵

去食去兵兩去字後人往往呆認說得極無文理不知子貢所謂去非有兵食而去之也正謂政有常經而世變靡定倘爲時勢所扼不能一概取必則當有權宜之計以應機赴會三者二者擬去其一猶曰少得那一件云爾。足食足兵而民信此就可爲之時言之也國家無事歲月有餘實倉廩修

匏瓜錄

卷之六

罕 懷永堂

武備敦教化此王道之定本缺其一非政也去兵之說此蓋就不可爲而爲之之時言之也仍前人已壞之局而我之受任又遲四顧惘惘一身拮据力不能兼得兵姑置此爲後圖可也食足而議兵非晚也去食之說此又就必不可爲之時言之也卒伍散於外委積竭於內國有亡徵人無固志值忠臣義士効命之秋而當事者猶欲爲待哺之民畫果腹之計無論力所不能亦勢所不服也然則死矣乎曰自古皆有死我不忍民之死而民皆願爲我死無他信之也死於君死於父死於長上皆信之效也夫惟必不得已故至此使聖賢得早從事焉亦惟有足食足兵民信之常經而已

盍徹乎

襄公十一年季孫宿始作三軍三分公室宿擇有其一叔孫豹仲孫蔑各有其一襄公末年晉范鞅來聘公享之將射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昭公五年季孫宿復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有其二叔孫孟孫各有其一厥後季孫意如逐昭公立定公公室之削日甚一日至哀公時土田之所有者諒無幾而人民之所存者亦諒無幾矣國愈貧民愈寡則賦愈重賦愈重則民愈離而國無以爲國矣哀公不能以貧寡之故克已惠下加意撫循猶且悉計僅存之民而且取之但知己之不足而不知百姓之足不足百姓盡矣雖欲取之將何以與之乎盍徹之對卽夫子告冉求答康子田賦之問之旨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匏瓜錄

卷之六

聖懷永堂

邴原嘗爲孔融計掾佐融有所愛吏每甚稱舉後恚望欲殺之眾皆爲請原獨否融問之答曰明府於此吏愛之矣而今欲殺之愛之則引而方之子憎之則推而危其身或愛或憎明府自處原何知焉遂去之遼東夫邴生之規文舉與夫子之教子張幾幾近之蓋才疏忽廣務外自高之人往往多任情而昧於察理好惡靡常是非失據旁觀者覺之而惑者不自覺也文舉生平頗有顛孫之風晚節夢夢自謂以不肖軀當猛虎步躊躇不去不能殺曹操而反爲曹操所殺惑尤甚焉由辨之不蚤辨也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者之心與天同運無先後無間斷雖功成治定而憂勤惕

勵未嘗少衰伯者則不然其器小其心雜而不純其始也好大喜功亦復強勉奮厲發憤自雄一旦功見名立則志得意滿而怠心生矣王者撫世酬物一本於至誠惻怛自小以之大由近以及遠皆是道也伯者無爲天下之實而樂於假其名布德扶義講信修禮分災恤患所行殆與王者無異而其所以行之者皆欺世攘善之術也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旨哉兩言此眞王伯之定衡已後之論者雖多亦奚以爲

質直而好義

不得質直好義一句做了學問頭腦而但說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幾入鄉愿窠臼矣可見學者工夫於爲己之中有爲人處又於爲人之中有爲己處

瓠瓜錄

卷之六

三 懷永堂

舜有天下

皋陶乃堯之舊臣非舜既有天下而後選之舉之也湯聘伊尹亦是未有天下時事既得伊尹然後相湯伐桀以代夏而子夏之言如此正如引詩者斷章取義以咏歎前說讀者但當得其大意無用沾沾爲也

忠告而善道之

朱子答陳庸仲書有云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鬪也此蓋追悔與林栗論太極訂頑事也栗之性窒而懷傲而狠以一己之私貽道學之禍與於小人之甚者乃朱子引咎反求不以爲栗之過而以爲己之過眞可謂躬自厚者矣然則忠告善

道不惟友誼當如此卽君子之待小人亦當如此

以友輔仁
李延平先生柬友人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
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某昔於羅
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識得放
倒二字便識得輔仁輔字

舉爾所知
呂申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涑有悔薦之意伯涑曰
願侍郎宜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稍替呂公敬納焉大
哉斯言可以爲薦賢者勸矣推是心也又何患乎賢才之不
盡知不盡舉也

匏瓜錄

卷之六

四

懷永堂

必也正名乎

正名之事在衛國決不可不爲在夫子則決不可爲何者蒯
賾出奔罪在不赦非止廢絕而已父既受誅則子無所承軋
亦何緣得國有衛國者必公子郢郢之辭立夫亦惡名之不
正也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靈公不命之於朝而私命之此
郢之所以辭也軋既有國而蒯賾猶帥晉師入衛其志在於
殺其子蒯賾既居於戚而軋又命師圍戚其志在於弑其父
父子之間惟知千乘之爲利而天倫泯焉其後蒯賾入而軋
出又未幾蒯賾復出而軋復入卒之蒯賾死於戎州而軋亦
客死於越跡其禍敗尤有甚於夫子之所言者事有必至理
有固然子路不知而事軋衛人不知而助軋爲衛君之問子

貢猶不能專斷況他人乎然則迂夫子者固不止一野哉之由也無父之人必不能用孔子卽用孔子必不能從孔子先正名名不正則衛事必不可爲衛事不可爲則孔子必不肯仕衛然則正名一說夫亦留此空言與天壤俱斃而已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或問名不正如何便到刑罰不中曰唐武氏廢中宗而竊位處非其據謗議滋生思有以箝天下之口於是周侯來索之徒紛紛進用此其明驗也曰漢武亦用酷吏且有見知腹誅之法豈武氏比耶曰賣爵贖罪算商告緡椎酒酤筦鹽鐵此果名正言順之事否天下事禍變相因鑿鑿不爽古今所有多矣人特忽而不察耳

匏瓜錄

卷之六

星

懷永堂

其身正不令而行

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嬉笑成文古人早已有之乍看甚無義理細味又極有趣夫子羔之學設施不概見意其人心必忠厚恭謹內行淳篤而不事表暴者一爲成宰未及下車而遂能懾服悍弟身雖未至而聲已先聞其身正不令而行豈不信哉

公子荆善居室

程子嘗言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公子荆身心之學不知如何但詳記者所述居室三言殊得隨遇而安之意少欲知足不以外物役心此亦世祿之

家所希覲者夫子善之亦所以懲儆化奢麗之風而進之以寡欲養心之學也

苟有用我者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如百年必世五年七年之類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其在經筵嘗對哲宗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卽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可臣卽陳期月而可之事夫伊川之告君非夸說非空言也其所作爲皆已豫定矣惜當時未有能用之者故遂成空言耳

惟其言而莫予違也

唐德宗謂宰相李泌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

匏瓜錄

卷之六

聖六 懷永堂

覺其然泌對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泌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彼盧杞之姦邪天下皆知之何難辨之有原德宗所以失之者徒以言無不從故耳愛其小心忘其大惡喪邦之戒聖言明著如此而亂世昏主覆轍相尋至於竄身失位而猶不悟是亦可哀也已

樊遲問仁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云云明道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說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

之道明道之言引而不發今試問樊遲所聞三語如何又有上下子夏兩言如何又推出上下若不識得上下如何會得徹上下先儒諄諄指示後學相對夢夢安得有了此者

斗筭之人

今之從政者蓋指定衰之間與孔子並時之人而言也孔子之前如春秋所記齊晉魯衛宋鄭諸國卿大夫之中猶爲有人焉夫子稱之或推其功或表其惠或嘉其直若是者不一而足至定哀之間則污下甚矣身無士行而列在大夫求一言必信行必果硜硜自守之小人而不可得猶且偃蹇高據於士庶之上食天祿被章服圖事揆策發號施令其自負不知何等而孔子乃鄙之以爲不足算夫不足算之人則亦土木而已矣犬豕而已矣嗟乎從政者而皆土木犬豕則斯世斯民何賴之有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韓持國維帥許使掾爲亭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也韓公甚喜伊川先生曰斯可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說公非端人也愚謂程子之言正所謂說之不以道不說者若持國則幾於易說矣

剛毅木訥近仁

如彼則鮮仁如此則近仁鮮仁者世之所尙而近仁者世之所鄙也然心德之存亡於茲判焉聖人指以示人學者不可不知所擇哉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切切惺惺怡怡分理想像爲士者一箇氣象故總結以如也二字蓋他人之切切惺惺者或不足於怡怡能怡怡者或不足於切惺惟士則全備而時發之則其所以致此者亦可知矣下兩句只是指實處於朋友則見其切切惺惺於兄弟則見其怡怡朋友非不怡怡也而切惺處爲多兄弟非不切惺也而怡怡處爲多故就其重處言之若曰恐其混於所施故又分別言之則六字便成格套而因應之時天機槁矣此胡氏註朱子所未改者

邦有道穀

觀原思辭粟一節則邦有道穀之可恥思又未必不知而集

龜瓜錄

卷之六

四六 懷永堂

註云云豈定論乎但不識辭粟間恥孰爲後先耳然兩句功分不同非朱子不能看出此又學者所當審察也

仁則吾不知也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旣見周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夫以先生之資稟加以十二年之功力而夙昔自好之私猶然動於無意則信乎習心之難化也然非先生自爲覺察他人亦何緣知此由此觀之夫子不許原思以仁其意斷可識矣

南宮适

福善禍淫天道之常互古今而不易者也或有善而未必福

淫而未必禍者此又適然之變不可以理推者也不尙德者喜言其變窺測天道之未盡而疑造物爲不足憑爲善之心日懈爲不善之心日滋矣尙德君子篤信其常修之己者眞而靜得之學者順而祥指陳往迹以爲天下後世之法戒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喜言其變者若司馬遷伯夷列傳之類是也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而卒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遷之所見乃如彼篤信其常者南宮适是也羿善射夏盪舟俱不得其死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适之所見又如此此其留連今昔存想古人懷抱不同寄託亦異後學之士知人論世又將何所適從也

匏瓜錄

卷之六

五

懷永堂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伊川爲說書聞哲宗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又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伊川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未幾伊川遂改職及晦翁爲侍講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日耳忽奉內批罷講職工部侍郎黃艾入講因請曰何逐熹之速也宣宗曰始止除熹經筵耳乃今事事欲與聞艾爲力辨其故上終不聽觀二先生之事君先後一轍其於陳善納誨之道雖小事亦不肯姑且放過世之論者徒知先生致君太速劇切太嚴以致君臣之交不終抱道而沒或以爲先生惜或以爲先生咎究未

有能明先生之心者孔子不云乎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
誨乎使程朱之於君可以稍怠緩焉稍寬縱焉必不若是之
速且嚴矣惟其不能不若是之太速太嚴也此其所以爲愛
君之深忠君之至而非眾人之所能識也歟

駢邑三百

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也二十五家爲社三百社則
七千五百家其邑過大伯氏駢邑恐未必有此馮厚齋又以
爲三百家未知何據史記言楚昭王欲以書社之地七百里
封孔子此里亦是二十五家之里但旣言社又言里則社與
里又當有同異耳

不言不笑不取

匏瓜錄

卷之六

五

懷永堂

劉絢問無爲康節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
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此將時言樂
笑義取太看深了朱子曰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
不能也是看深了設使有人焉不時而多言不樂而強笑不
義而冒取此則一妄人之所爲文子之賢固勝於此何足爲
異夫子之疑非疑其不能如是正疑其未必如是也蓋如告
者之言則文子之所爲必有大遠於人情者今但曰時言則
是猶有言而非不言也曰樂笑則是猶有笑而非不笑也曰
義取則是猶有取而非不取也以不厭其言不厭其笑不厭
其取之故而直謂之不言不笑不取則公明賈之言疑亦未
可深信者故曰其然豈其然乎今求夫子之所以疑而不得

而乃擬之於無爲歸之於時措試思時言樂笑義取三件當
得此四字否

管仲

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此言殊未曲當夫
管仲惡得無罪卽使桓兄而糾弟仲亦不可謂無罪也若王
魏之功則亦渺乎不足道矣管仲之功春秋所不可少故夫
子但稱其功而姑置其罪唐有王魏何足重輕王固碌碌魏
之出處亦猥瑣無節適遇太宗有納諫之資故懇懇以言語
顯耳曾不如死於建成之爲凜凜也愚則曰管仲罪小而功
大王魏有罪而無功

可以爲文矣

匏瓜錄

卷之六

至

懷永堂

衛人議公叔之諡曰貞惠文子未嘗專重文也究其所以爲
文亦曰修其班制以交四鄰社稷無辱而已未嘗言及薦僕
也夫子概文子之生平得其與僕同升一事特爲表而出之
以見文子之所以爲文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文公叔而竊
位臧孫勸懲之道備矣○諸葛武侯拜廣漢太守姚伯爲丞
相掾伯並進文武之士武侯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賢而進
賢者各務其所尙今姚掾並進剛柔可謂博雅矣夫世之所
謂博雅者廣覽彊記華說令辭足以當之而武侯乃以姚伯
爲博雅知姚伯之所以無愧於博雅則知公叔文子之所以
無愧於文矣

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程子之論正矣以愚度之此蓋爲哀公發耳哀公庸才暗於是非明於利害以魯敵齊必有強弱眾寡之慮夫子之言蓋以破其願望而使之勇於義舉也且聖人舉事動必萬全豈有專於爲義而全不問利害之理戎商必克武王既知之矣而猶必戒其徒曰宜執非敵曰助哉夫子既度其德又度其力從古聖人懼事謀成之道固如此由此觀之左氏所記固不害其爲夫子之言也○胡氏先發後聞之說亦涉率爾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匏瓜錄

卷之六

三 懷永堂

康節嘗言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若使者之論遽伯玉幾於無心過矣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南容志謹言故三復白圭記者因其事而記未嘗以白圭之詩爲南容之語也惟此節書法獨異若不辨其爲良之象辭而直以爲曾子自立之言者意者曾子平日佩服此言不啻出諸口而默以存諸心其篤志力行見於行止動靜之間又有深於三復者而記者已得其微歟後之學者未能素位而行請從思不出其位始

夫子自道也

象山先生自處甚高見地甚敏氣質清明無物欲之累做工夫只是易簡易簡二字豈得有差但於易簡上再用意未免太捷徑了尤可怪者如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誰是我般人此乃釋氏無忌憚之語而象山引以自況何也夫聖如孔子而自視欲然觀其自道一則曰則吾豈敢再則曰是吾憂也一則曰何有於我哉再則曰我無能焉陸子勇於自任無古無今再傳而爲慈湖幾於猖狂妄行矣晦翁則不然其語學者嘗曰覺得無甚長進覺得猶隔一膜近日方少有省發處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此等語言真是望道未見心法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匏瓜錄

卷之六

聖 懷永堂

窮通得喪天也拂其常則怨天是非毀譽人也失其所則尤人世味俗情頭出頭沒時爲其所播弄時爲其所撓亂波靡於大化之中亦不知下學爲何事矣況上達乎。下學規模一味近裏著已至平常至易簡無聲色無氣焰於寂寥淡漠之鄉日用飲食之際默成正己反躬之實行身與器相習心與道相通此卽所謂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者雖所造尙有淺深然其措意安身則一而已。說君子不違仁自審富貴安貧賤說來說下學上達自不怨天不尤人說來進德脈路固如此然貧賤富貴之取舍界限分明判決猶易至若怨天尤人之根株伏藏微賤拔除最難學者識趣不高居心未淨一旦有志於內修則邵子之曉章愜不可不再三尋味也

下學而上達

朱子答胡伯豐書云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原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夫下學上達孔子之言人未有不以爲然者但恐行不著習不察信不及耳若信不及則必厭卑近而游心高遠虛見誤人漫無歸束六經註我何曾一句著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季孫用子路原不可謂道之行卽不用子路亦不可謂道之廢此一事夫子看得甚輕公伯寮子服景伯看得甚重臧志之愬肆市朝之憤要之俱從子路起見未嘗從道起見也道之所在卽命之所在不知道安知命公伯寮忌子路固無如命何子服景伯愛子路亦無如命何也

賢者辟世

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四者固無優劣然亦非所遇不同但見幾愈早防患愈微潔身之念愈重有汲汲不能徐待者耳辟色之人卽孟子所謂其次雖未行其言也禮貌衰則去之者辟言卽孟子所謂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者但孟子從嚴處說向寬夫子從寬處說向嚴故次第不同耳若曰有違言而後去則較之禮貌衰又更甚矣將無輕重倒置乎

脩己以敬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

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放蕩自簡束則日就規矩又尹和靖嘗言伊川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果如此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程門言敬處甚多前此數言功力悉備後來和靖之學亦自一敬字做成故論君子者以此爲首○朱子謂黃幹曰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直卿問此恐是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愚竊謂此不是聖人分上事正是君子分上事所謂修己以敬是也○敬之一言自堯舜以來相傳舊矣內而治己外而治人事事物物雖欲離之而不可得者而乃有人焉倡爲無稽之說且曰何時打破這個敬字嗟乎此一字也百王千聖修之惟恐其不全而謬妄之徒打之惟恐其不破然尙幸其終打不破耳假令有時而破焉吾懼天下盡趨於無忌憚而胥化爲禽獸也豈不危哉

老氏之流

後世害義傷教自放於禮法之外者皆曰老氏之流以老氏之書有以教之如所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之類是也然吾觀曾子問篇所記夫子所聞於老聃數事據經守義別嫌明微則老氏居然一守禮之人與道德經云云不類抑又何也豈其以所貴自處而以所賤者告人耶○橫渠先生又

云老聃未必卽是老子

衛靈公問陳

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
得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諸書皆不及
也此宋人鄭叔友執圃折衷之言也叔友造作邪說詆訾孟
子一愚昧無知之小人耳又欲以孫武之書同之論語易大
傳其得罪於名教大矣後人不知猶以文士亦當盡心爲名
言而喜談樂道是好攻戰而習殺人也吾故志之不對問陳
之下以爲讀書者戒

多學而識之

朱子答陸子靜曰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然觀其好古

匏瓜錄

卷之六

五

懷永堂

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空
疏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本朝瓊山邱濬以多聞強記
爲當世所推劉希賢健嘗譏之曰邱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
索子邱復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劉默然甚愧
夫有索子而無散錢卽朱子有一而無可貫之說也一以貫
之工夫在貫處不在一上難於貫不難於一一虛而貫實也
無不貫則無不一矣後人喜言一而不知有貫離卻貫安用
一譬如積散錢而後求索子反覆手間耳若徒執索子而無
散錢可貫則索子不亦可棄乎此事理之易明者朱陸異同
在此其是非亦在此

子一以貫之

子貢平日信以夫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故對曰然乃其本懷也非與轉語乃因夫子之問而致疑焉耳集註方忽二字形容子貢反覺不定疊曰非也子一以貫之是夫子又因子貢之問而直與斷決省得他瞻前顧後聖人教人斬截明快如此後世學者厭周詳而喜簡徑幾以是爲棒喝機鋒矣

蘧伯玉

夫子以君子許伯玉而集註又云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且引孫甯之事以實之愚謂聖人論人固非無據若但如左氏所載則與孔子所言又有不盡合者伯玉與孫林父甯殖同事衛君衍孫甯將逐君伯玉不知則已既告之矣獨不當引大義以折之使其知所畏憚乎勢不能止從近關出猶曰匏瓜錄

卷之六

五十五 懷永堂

潔身之道則然耳孫甯逐舊君而立剽亂人之朝正君子卷懷之時也伯玉還事新君又與亂人同列是亦不可以已乎衍之出十有三年剽之立亦十有三年甯殖之子喜又謀弑剽而復衍伯玉不知則已亦既已告之矣而伯玉之所以應之者猶夫前日之所以應林父也總先後觀之伯玉出處可謂脫然無累矣國有君則出而仕國無君則委而去人將逐吾君則姑聽之既逐之又將復之則亦姑聽之復一君將弑一君亦終於姑聽之而已尸禍者誰先君其鑒之非我生亂我其如亂人何置其身於利害之外而付他人之功罪於不問伯玉可謂以智自將者矣若曰伯玉殆可與權者則非愚之所敢知也

行夏之時

史氏伯璿曰按四時改易冬不可以爲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辨但以行夏之時一言證之足矣夫時之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數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時而言甚明旣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顏子問爲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所行未必是夏時也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以建寅之月爲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爲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以異於夏時者則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時爲哉此說極明白簡當

夏小正

正學方先生曰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匏瓜錄卷之六
行夏時者卽此書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小者二十有七大者十一事而已所謂令之善者止於斯而已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非謂此書也如卽謂此書則孔子奚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儒胡乃從而實之也

放鄭聲

按左傳蕭魚之會鄭人賂晉侯以師惺師觸師蠲鐘磬女樂襄十五年以賂請尉氏司氏之餘盜於宋而師後師慧與焉慧過宋朝而譏其無人且曰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由此觀之當時列國必尙鄭聲故鄭以此行賂於晉宋人情所喜如彼政治風俗可知矣夫子所以惡其淫而

欲放之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呂東萊先生性卞急一日讀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晦菴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元祐時洛蜀諸君子不知矜而不爭故有黨籍之禍桓靈時俊及諸君子不知羣而不黨故有黨錮之禍

不以言舉人

唐高宗爲太子李義府爲太子舍人嘗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太子表之優詔賜帛當其時佞諛邪巧孰有過於義府者乃匿其佞諛邪巧反若憂他人之佞諛邪巧而欲絕其萌防其害者喪心厚顏至於如此以言舉人將毋以李義府爲韓休宋璟耶

不以人廢言

王安石執拗不通壞亂天下得罪公論士君子之所共棄也至於祧廟之議伊川獨取安石且曰介甫之見終是高於世儒後來朱子議祧僖祖亦引此論爲證君子不以人廢言則程朱之心是也若不論其理之是非而直以其人之生平舉而棄之則雖有可用之言亦與無用者等矣豈不惜哉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載籍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還字字求心術恐有

無邊受屈人此元人劉因靜修咏史詩也靜修所見漢唐而下史籍紛紛信有如詩所云云者然奚待漢唐觀夫子之言一人所歷未及百年而闕文之史已不可復見世變之速如此況遠之千數百年記載失真又何怪焉雖然失真之患靜修知之而闕文之說則似猶有未能盡究者彼渡江賦非靜修之文乎知有元而不知有宋猶可也知有夷而不知有華可乎求心術於此文正有王景畧所不肯爲者而靜修猶曉曉焉闕之可也

君子謀道不謀食

許衡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似與君子謀道不謀食之言相反後世頗鄙之不知此言固未可盡非要當問其治生之主匏瓜錄

卷之六

李懷永堂

張爲何耳其意主於患貧殖貨誠爲可鄙其意主於自立主於自重而足己無求此固入道發軔也饑寒切身室人交謫枵腹露處而高談聖賢人誰信之自古有志之士遭遇不良而因以灰心失足者蓋亦多矣吾願貧士勉旃

當仁不讓於師

朱子答張敬夫書曰近聞於筵中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爲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是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腳踏實地工夫矣愚謂聖人之言無非實理無非實事張氏之說幾於捕風繫影矣以此告學者固不可以此告君尤不可非朱子屢有以箴之其爲

子靜不難矣

辭達而已矣

程子嘗言西銘吾得此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朱子亦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愚謂說理之辭達意尤難孔孟而後必推朱子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固見子厚筆力設使朱子爲之則其委婉條暢想當又有過於子厚者師冕見一章

上蔡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往見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知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愕然意日刻如此何由欸其匏瓜錄

卷之六

空

懷永堂

講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節又舉師冕見及階一章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此籍溪胡先生叙上蔡語錄中所記也上蔡說論語一部僅僅數言不識果得居要之旨否當時子發亦無一言請益此豈心領神會而默然相忘耶抑或不能無所疑而畔岸茫然無從發問耶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以魯之國勢論之祿去公室自宣公始政逮大夫亦自宣公始今但以四世言之者宣公之世專政者仲遂也仲遂死宣公薨而歸父逐仲氏未嘗世執國柄又不可與季氏通數第

就季氏專政以後計之故曰四世也或者不察至謂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乃交互說若然則五世四世孔子亦安用此分別也或又謂季文子相宣公厯成公卒於襄公五年執政最久悼子紇受任日淺其惡未形所謂四世者安知不數文子而集許乃斷從武子始耶曰不然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魯人皆以爲忠故雖執國柄而未嘗弱公室至武子而盡改其舊矣事備春秋傳詳考自見朱子固非無據也

友直

上蔡語錄云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若然則申顏固能友直者雖然無可固難遇申顏更希有向使申顏有惡匏瓜錄

卷之六

空懷永堂

聞其過之心則雖無可在前亦將畏而遠之矣友便辟友善柔

竊謂本註當作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諒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直似於義更確而於損益相反之義亦無礙朱子不然爲其不正對耳然亦不必句句正對而後見其相反也○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陋哉友也夫子所謂招損而當遠者而學者猶睨焉非獨昧於損益之分亦猶同浴而不譏裸程也

三戒

色鬪得吾人終身所當戒夫子就少壯老分言之者蓋因血氣之用而舉其時之所尤急者而言之耳非謂壯則不必戒

色老則不必戒闕少則不必戒得也。按此三戒云云事極粗淺而所係深微行之甚難而言之若易非氣稟清明嗜慾寡少而能脫然無累者幾希矣仲虺之美成湯不過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況其下焉者乎。又朱子與劉共甫書云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朱子此言亦三戒之一也

君子有九思

通書思第九篇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夫子

匏瓜錄

卷之六

奎 懷永堂

著九思玉藻記九容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色容莊聲容靜手容恭足容重立容德九思以閑其心九容以制其身内外交養雖有過舉吾知其鮮矣

餓於首陽之下

程子曰夷齊餓於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祿貧且餓耳非謂不食周粟至於采薇而食如史遷之說也扣馬之言亦未足盡信

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

對曰之稱施於君臣父子師弟子之間者伯魚與陳亢何以亦稱對曰此必因下文有對曰未也兩句而誤加一對字於上句耳又第二篇第六篇夫子答季康子之問俱無對字而

第十二篇三節俱稱孔子對曰亦必記者之誤此等處雖非大義所關要不可失謹嚴之旨不然則孔子之對康子幾與定公哀公無辨而伯魚之於陳亢亦與由賜之於夫子無辨矣

性習

本朝羅文莊公言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蓋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按羅公所引雖公共語而疏剔

極明白

匏瓜錄

卷之六

舊

懷永堂

公山弗擾

公山不狃以費畔遂與叔孫輒奔齊又奔吳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退而告公山氏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不狃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也夫越在他國而猶睠焉有宗國之思則不狃之爲人可知矣彼固曰非畔也吾以張公室也夫子之欲往也或亦微鑿其意歟

東周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

周也程子此解雖與朱註異然於本文語氣似較貼切

中牟

子路以夫子之言復於夫子而止其中牟之往可謂尊所聞而愛夫子矣乃不能以君子自律又何其不知自愛也佛肸畔主季氏畔君衛輒畔父均之所謂親身爲不善者佛肸固不可往季孫衛輒獨可仕乎豈佛肸之畔易見而季孫衛輒之畔不易見乎卒之孔悝之難至以身殉而不敢辭蓋邇不善之禍固如此夫子之言至是驗矣不識子路猶識之否也好勇好剛

剛勇兩字左氏一說好如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只此一句可想見勇與剛之別註中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尙說得不親切朱子又曰勇只是敢爲剛有堅強之意合而觀之見得勇是發揮出來底剛是資質生成底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云云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四方人而不爲周南召南云云須是未讀周南召南時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讀書有驗

道聽而塗說

荀子有言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入耳出口卽道聽塗

說之意也

鄙夫

馬融畏梁冀而爲之草疏以詆李固張說畏昌宗易之聽其美官之賂而許證魏元忠楊億善寇萊公而畏丁謂謂貶逐萊公以他事召億至中書而震懼失所此無他皆患失之心有以致之也三人者當世所稱爲通儒爲名臣而被亦自負爲通儒爲名臣豈碌碌鄙夫比哉乃得失之計一生而顛倒狼狽至於如此故原其生平謂之鄙夫不可而究其大節不謂之鄙夫亦不可

天何言哉

天無言而四時自行百物自生夫子無言而二三子自當日

匏瓜錄

卷之六

雲 懷永堂

新不已若曰夫子不言而小子遂無述幾見天不言而四時有不行百物有不生乎兩下閒閒映發不須扭作一串蓋夫子本意只欲學者於語言之表心領神契有以默識而自得之未可呆認無言抹煞誨人不倦微旨也。集註云云又似推深一層固是實理似非正解與禮記所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說近矣後學不善理會轉向四時百物上尋覓天理且曰聖人當機指示現前遍滿觸目道存纔涉言詮便多滯泥如此看去則行生兩句與禪家青青翠竹灼灼黃花又何異乎

無所用心

人有心而無所用與無心等矣人而無心雖生人也亦與死

等矣博奕者不肖之所爲猶有所用心則其心或未盡死也
但用之於所不當用耳夫子以爲猶賢亦居夷浮海之意○
釋子有所謂粥飯僧者便是此一流

惡果敢而窒者

孝宗嘗言難得辦事之臣張栻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
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
非此人也夫能辦事而不曉事孔子所謂果敢而窒者是也
柳下惠

孟子之論柳下惠旣以爲和又以爲介又以爲不恭若未可
遽以一言定者觀其答三黜之問而後知孟子之善形容古
人也三黜不去而倦倦於父母之邦非和乎不肯枉道以事
人非介乎焉往而不三黜非不恭乎泛然數語從容蘊藉耐
人尋味而樂易之度忠厚之懷又有可想見於語言辭氣之
外者聖人百世師孟子豈欺我哉

齊人歸女樂

橫渠張子以歸女樂爲晏嬰事不知然否竊詳襄公十七年
乙巳嬰父桓子卒晏子繼爲大夫至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
乃定公十四年乙巳相去六十餘年晏子恐未必尙在卽在
亦老而耄未必尙任官斷時政也或又曰前此歸田之謀亦
出晏子其言曰小人之謝過以文君子之謝過以質信如是
是晏子固以君子道其君矣奈何又畫此鄙詐可恥之計耶

抑謀國之道必當諳正兼用耶

匏瓜錄

卷之六

奎

懷永堂

楚狂

晨門荷蕢沮溺丈人皆無意於遇孔子而遇之者也楚狂則有意於遇孔子而遇之者也何則狂楚人也楚之有道無道可仕不可仕見之審矣聞孔子之將適楚故歌以迎之思孔子之不必適楚故歌以止之車前矢音僅三十字而敬愛兼至勸戒互陳惜其既往勉其將來若惟恐孔子罹於從政之殆者曲終意盡不聽更端趨避德輝自信所言無踰於此卒之受困於陳蔡見沮於子西吾道之窮楚狂若先料之有心哉狂也

隱者也

晨門荷蕢楚狂長沮桀溺丈人諸子皆隱者也其所見總不

匏瓜錄

卷之六

六 懷永堂

外果哉末之難矣一語然不可謂非當世豪傑之士也知時識勢量已量人既不能救世亦不諱忘世窮居獨善優游卒歲而已夫子見諸人之所爲甚易諸子亦知夫子之所爲甚難然惟夫子能爲其所難若諸人者亦惟有各爲其所易耳使其勉爲夫子之所爲又恐其出不成出處不成處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豈非君子之正哉尙友古人此亦其選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節

或以別本路下有反子二字疑爲夫子之言此殊不然詳味語意信其爲子路之言也。聖人之心惓惓以行道爲急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故不得於魯而適衛適陳之齊之楚庶

幾一試焉至於君臣之義此特遇合之時之固然者非專爲此也如子路所言則是明知道之不行己無復有悲天憫人之意第恐以潔身亂倫取譏於君子故不得已而栖栖皇皇以求仕耳道則可行可不行義則必不可廢非徒視行道行義爲兩截亦不明乎夫子救世之心矣○春秋之時諸侯分域君臣大倫惟父母之邦分誼素定至若他國之君則義不相屬必仕於其國乃爲君臣不然則猶途人也又或仕本國而奉命以使則稱外臣然猶有不敢貳君之戒焉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孔子去國之道如此則其適異國之意亦可知矣子路於此雖不暇分辨然其申說君臣之義亦太覺煩

匏瓜錄

卷之六

完

懷永堂

重

無可無不可

胡致堂曰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全會意不得分析以求其義世有人焉離羣絕俗無一可者又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惟聖人義精仁熟從容中道無所偏倚故能無可無不可後世有狀人之侷儻不泥者亦曰無可無不可窮究要歸纔足謂之無不可耳馬文淵之論漢高其所見亦如此

太師擊適齊章

張子曰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以去亂聖人俄

頃之助功化如此愚嘗以當日時勢推之而疑其說有未盡者孔子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冬繼此正樂年幾七十矣魯之衰三桓之僭妄已歷數世智者愚者共見之豈待識樂正被聖化然後知其衰亂惡其僭妄而相率去之哉且未正樂時眾職咸在迨樂之既正而樂官反紛紛四出浩然長往亦事理之不可曉者人之云亡好音將息前此正樂之舉不已付之無用乎況諸人果從夫子正樂親炙亦有日矣乃共事未幾一旦退棄吾夫子而莫之顧胡爲乎其若是之忍也愚竊意師摯諸人之去當在昭公出孫之時何則魯之亂莫甚於昭公之失國究三桓之罪莫大於逐昭公孫齊之後居於鄆者四年在乾侯者三年彼三桓固安然專有魯也夫國之有匏瓜錄

卷之六

樂所以樂君國而無君樂云焉用將欲以公家之臣而供私門之役於心既有所不屑欲徒執其技而虛糜廩祿於誼又有所不安俯仰憤懣反不若去之他邦逾河蹈海目不覩悖亂之事身不伍悖逆之人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之爲快也記者誌之以見魯之無君人情離散雖瞽矇亦不安其位又以見諸君子脫然無累而得遂其高是亦出處之道也○按史記魯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公孫於齊孔子亦自是適齊摯繚武襄之去國其歲月無可稽但相時撫事計度後先會當在此使斯時不去至夫子正樂距夢奠二四年耳當是時國無他事而夫子又在魯諸人固無可去之憂矣○魯樂之不正蓋以工師散亡典司失職故也定哀以來抱

殘守缺已耳夫子歸而正之翁純嘏釋語魯大師此其時也此又一大師非摯也摯則適齊久矣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蓋追思懷念之詞思其始惜其終也非謂與於正樂而歎其美盛也

切問而近思

上蔡見伊川伊川問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得一矜字仔細簡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而近思者也切問近思程子如此解。後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如何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卻匏瓜錄

卷之六

王懷永堂

去房裏喫爲甚恁地亡友徐燕湘嘗舉此以相質曰今又有一等人疏食菜羹搬向人前喫食前方丈卻去房裏喫此何心也余應之曰是亦矜也一則矜其能豪華一則矜其能淡泊雖所矜不同其病一也

聽其言也厲

上蔡云言也厲須是有力某尋常纔覺心不在時說話便無力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英廟時岳正在內閣密言曹石罪惡二人譖之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曰云何對曰未信而諫是也岳曰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教誠甚至敢不盡心若予以諫官

處我則恐未然夫內閣之與諫官職任自是不同欲坐視昏亂而不爲一言固非大臣之誼欲率爾論事又恐言不從而身見逐未信而諫固不可徐待其信而後諫又不可語默俱無所處此文清所以引去歟

仕而優則學

學而仕者世多有之仕而學吾見亦罕矣昔漢于定國爲廷尉人以方張釋之常念居平處大事當依經義而自傷淺學乃迎師受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皆與鈞禮宋寇萊公罷相出知陝州遇張公詠請曰何以教我張公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歸取讀之至不學無術歎曰此張公謂我矣夫才畧如萊公顯仕如萊公功見名立如匏瓜錄

卷之六

三 懷永堂

萊公亦可以無學矣而猶抑抑焉求教於張公又求張公教我之指於霍光傳洵哉彼其平日必常以不學爲愧而自視缺然讀古人書得一言焉微中其病不啻親聆師保之誨者美哉二公可以爲入官之訓式矣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告士師者告以用刑之道耳乃遠追斯民得罪之由而歸罪於上何其感之深而言之痛也昔虞廷之命士曰惟明克允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得情卽明允之謂哀矜勿喜卽欽恤之謂曾子數言與虞廷之旨合可謂有仁人之利矣惜乎其小試於陽膚也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朱子感興詩有云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歎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矜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維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此詩言簡義該發子貢所未發

堯曰咨爾舜

堯曰一節仁山金氏以此補舜典之闕以今觀舜讓於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又無告戒之語而卽繼以受終文祖其有闕文無疑必如金氏之說不惟禹謨十六字有所根據而舜亦以命禹亦字與經文亦有相應矣

謹權量二節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此三者行於一國者也興滅國繼絕

匏瓜錄

卷之六

三 懷永堂

世舉逸民此三者行於天下者也此六事疑是武成逸文觀先後所引皆約畧書辭而爲之故也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上蔡先生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而
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
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
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
懼憂喜枉做卻閒工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
不挫折先生此語學者所宜深玩而篤信之者不然則無田
地可下工夫也但知命田地正未易到而上蔡猶謂之淺近
則先生之所養可知矣

記論語

柳宗元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
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孔子之
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
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
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獨稱子蓋其弟子尊之云爾

論語序

序中所載何氏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古論出孔
氏壁中凡二十一篇之說仁山金氏曰此段何晏進論語集
解之疏文也朱子節入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
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

匏瓜錄

卷之六

辛酉 懷永堂

07763

匏瓜錄卷之六終

後學惲毓
鼎校字

